

# 给沙漠披绿是我一生的浪漫

##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常青的故事



漫漫黄沙，滚滚沙丘——面对浩瀚的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人们往往会惊叹于大自然的残酷。

郁郁绿意，葱葱草木——沿着世界最长的沙漠公路走进这片“死亡之海”腹地，人们更会震撼于人类不屈奋斗创造的奇迹。

是谁，给塔克拉玛干披上了绿色的衣裳？29年前，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常青和同事们顶着漫天黄沙走进沙漠。如今，被视为“生命禁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一片片绿色“希望之洲”正萌发蓬勃生机。

### “播绿使者”：追梦“死亡之海”

沿着塔里木沙漠公路一路南行，远处是层层叠叠、一望无际的沙丘，近处两侧却是高4到5米的绿色屏障。

在流沙包围的塔中植物园，醉人的绿色让人瞬间发芽：这是梦还是真？

常青皮肤晒得黝黑，有些脱皮的双手偶尔撩一下有些凌乱但不失干练的短发，一谈起植物就眼睛发亮、滔滔不绝。“我喜欢植物，这些植物就像我的孩子。”

“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进去就别想出来”。33万平方公里的大沙漠让生命在这里绝迹。

1991年，常青和同事们南下沙漠边缘的肖塘，为沙漠油田生物防护筛选培育植物。

“越往南走风沙越大，嘴里的沙子都磨牙。”从乌鲁木齐到肖塘近700公里的路程，常青和同事们走了一个多星期。抵达肖塘后，最先迎接他们的是一场接着一场的风沙。

在寸草不生的荒漠上建苗圃，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为了筛选合适的植物，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与塔里木油田在肖塘建立了1公顷的植物筛选试验基地，并在2公里公路建设试验段进行苦咸水灌溉种植植物的先导试验。1994年，当塔里木沙漠公路修建到塔中地区时，又在塔中进一步开展试验研究。

“当时住地窝子，喝苦咸水，实验室只能设立在地窝子中，每当起风，沙子就从草和泥巴缝中流下来，一碗水有半碗沙子。”当年经历，常青记忆犹新。

高温炎热，风沙肆虐，在常青和同事们看来也就是“那么回事儿”，甚至沙尘暴迷路遇险在她口中也很“平常”。但一提起植物，常青就满脸心疼：“最可惜的就是那些实验植物，刚种下去，一场风沙就全没了。后来一刮风我们就往外冲，得保护小苗啊！”

在简陋的地窝子，常青和她的同事们一住就是12年。从基地试验到2公里路段试验，再到6.2公里试验、30.8公里试验，风沙在她脸上留下一道道细纹。不知道吃了多少沙子，常青和同事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创立了流沙地高矿化度水灌溉造林技术模式，为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建设工程提供了技术支持。

2003年8月16日，“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2000多万株各类苗木在塔里木沙漠公路两侧形成了一条长436公里、宽70多米的绿色长廊。

工程完工后，大多数人都回归了都市，而常青却选择继续留在沙漠。

### “采种女神”：缔造“希望之洲”

2003年后，“死亡之海”的最中心建立起塔克



小图：常青在植物园中修剪植物（2019年9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顾煜摄

大图：这是2019年8月12日拍摄的塔里木沙漠公路两侧的绿色屏障（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宿传义摄

拉玛干沙漠研究站和塔中沙漠植物园。从那时起，常青每年都有260多天待在沙漠中。

“一副三级风就是漫天的黄沙，不出门都是一嘴沙子，待在这儿是名副其实的吃土，她一年竟然能待260多天！”塔中植物园工人张国平一说到常青就直惊叹，“剩下的100天，她不是在采种，就是在采种的路上，因此她女儿送她绰号‘采种女神’。”

“采种女神”的一年大多是这么度过的：春天，带着上一年采的种子进沙漠培育，守着孱弱的小苗；

夏天，剪枝，浇水，做课题，带学生……除了开会出差，从不跨出沙漠一步；

秋天，南北疆的戈壁沙漠，只要有荒漠植物，常青足迹必达；

冬天，也是让常青最头疼的季节，因为每年冬天必然要和老鼠、野兔斗智斗勇……

“我近视挺厉害的，平常来个人，远了就看不清五官，可是别处有什么植物，一眼就能瞅见。”常常在风沙漫天的沙漠中行走，常青习惯了眯着眼睛，“连女儿都说我一到晚上就知道盯着植物，看到植物就六亲不认，眼珠子发红。”

为了寻找适应苦咸水的植物品种，常青和同事们天天搬着《新疆植物名录》查找，为此走遍了南北疆的戈壁荒漠。

“早上5点出发，晚上8点才回来。有时天色实在太晚，只能在沙漠中搭帐篷露营。”常青每天带着干粮和一壶水在沙漠中奔走。沙漠中“晚穿棉袄早穿纱”，她的行囊里都要带着一件短袖、一件棉袄。“这都没啥，就怕冬天刮风，一刮满脸都是沙子磨出来的细小白口子，沾点水就撕心裂肺地疼。”

好不容易引种一批植物，本来长势挺好的，一场风沙过来就给刮光了；又或是一场干热风或强光照射，叶片全部灼死。常青苦笑说着：“在这里培养植物很费劲，沙子里什么都缺，用的都是咸水，很多植物活不了。本来植物选育就是个非常磨人的活儿，在沙漠中更是如此。”

在常青和同事们的努力下，2004年，塔中植物园初见雏形，科研人员在沙漠腹地成功引种了100多种耐盐碱的植物。

如今，在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飞鸟难渡的“生命禁区”，植物园面积已达300多亩，引种的荒漠植物达260多种。

“不过啊，还有头疼的事，好不容易育的苗躲过了风沙，躲过了高温，有时候就躲不过老鼠、兔子。”面对这些“不速之客”，常青和工人想尽了办法“严打”。“跟老鼠、兔子斗了这么多年，我发现我这个搞植物的赢不了这些小鬼精灵。就当它们是这里绿色生命的见证者啦！”常青哈哈大笑。

### “花草妈妈”：守护“常青之梦”

每天，常青都要去园里转两三次。看着园里枝繁叶茂的植物，常青如数家珍。

“我女儿说我是这些花花草草的‘妈妈’，跟它们比跟她要亲。”提到女儿，常青欲言又止。

进沙漠工作的第二年，女儿出生。塔中距离乌鲁木齐1000多公里，常青一个多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待不了几天就得走，孩子就抱着妈妈的腿哭。

一次回到家，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高兴

地说她会做饭了，一会儿功夫给常青端上来一盘西红柿炒鸡蛋。等常青拿起筷子的时候才发现，西红柿没有洗就下锅了。“因为我长期不在家，没有人告诉她菜炒之前要洗。”常青流着泪说，“女儿现在26岁了，可我每次想起这些还是心疼得想流泪。”

尽管家在乌鲁木齐，但常青每次回去都蔫蔫的，还容易失眠，一回到大漠她反而精神百倍。“我习惯了这个环境。”常青说。

外人眼中的辛苦，对常青而言是一种快乐。她和科学家们选育的很多沙漠植物种类不但被运用到了塔里木油田各作业区防护林中，并成功地推广到南疆铁路等防沙绿化工程中，还走出国门，为非洲、中亚等国家开展荒漠化防治合作提供了技术支持。

“本来准备今年退休，可以好好陪陪女儿和爱人，但是我最后还是提交了继续留守塔中植物园的报告。”常青选择再坚守5年，“打心眼里离不开这里的植物啊！到时候如果需要，我可能还会再留下来。”

这些日子，常青正在研究的一项课题是“荒漠观赏植物筛选”。她忙着观察植物园里各种植物的长势，去了解年新引种的几种乔木长势如何，是否适合这里的环境。

“既然选择，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常青说，“给沙漠披绿，是件值得一生付出的浪漫的事。”

离植物园不远的沙漠公路旁，立着一块标牌，上面写着：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这，也许就是常青与“死亡之海”故事的最好注脚。

（记者顾煜、宿传义）  
新华社乌鲁木齐1月20日电

# 云南：一个战场打赢两场战役

新华社昆明1月20日电(记者王长山、丁怡全、庞明广)这里蓝天白云为“标配”；这里物种丰富，生态怡人；这里鸟语花香，良田沃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近年来，云南各族人民携手奋进，交出了一份绿意盎然的生态答卷。

### 守护“绿水青山”

李德昌的家是个白族小院，位于云南省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紧邻洱海。李德昌每天都会到湖边走一走，观察洱海水质情况。

来大理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洱海滩地管理员的工作量也增大了。“我一有时间就来帮助清理滩地上的垃圾。”李德昌说，只要洱海水质好，辛苦一点也值得。

为了让“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2016年洱海治理攻坚战全面打响。通过实施环湖截污、生态搬迁、矿山整治等“八大攻坚战”。2019年洱海水质保持7个月Ⅱ类、5个月Ⅲ类，主要水质指标变化趋势总体向好。

为守护好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云南打出组合拳。“九大高原湖泊水体整体改善，劣Ⅴ类水体的湖泊从2015年的4个减少至目前的1个。”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兰骏介绍，水更清，天也更蓝。去年，云南大气环境质量持续保持优良，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98.1%。

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推进大气污染防治、以革命性的举措推动湖泊的保护治理、稳扎稳打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兰骏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条件。

现在，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已成为云南人引以为傲的“标配”，美丽云南建设深入人心。

被云南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聘为生态环保宣传员后，李德昌每天给游客讲洱海保护。“一定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李德昌望着碧波荡漾的洱海，信心满满。

### 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这个叫‘九哥’，从猴群分出来后自己组建了‘家庭’……”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滇金丝猴国家公园里，年过六旬的余小德像介绍自己亲人和朋友一样对访客说。护林员兼护猴员余小德是维西县塔城镇响古山村村民小组村民，他知晓每只猴子的特征和品性。

为拯救濒危的滇金丝猴，建立了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与有关方面合作，探索“社区共管”，实现保护与发展共赢。放下猎枪和斧头，一批村民成了护林员兼护猴员。

用心呵护收到成效，科研团队估计滇金丝猴数量目前超过3000只，并呈逐年增长趋势。保护滇金丝猴的工作只是云南保护生物多样性系列工作的一个代表。

地处中国西南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丰富，素有“动物王国”“植物王国”的美誉。近年来，云南基本建立了自然保护地体系，建成“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率先实施极小种群物种保护行动等，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取得成效。

目前，云南建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数百个，使全省绝大多数典型生态系统和重要物种得到了有效保护。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藏族汉子都杰七林家住迪庆州普达措国家公园，家里的藏房、田园和周围的雪山、草场、森林、湖泊一道成为国家公园景色的一部分。

过去，都杰七林一家7口人靠砍树、放牧收入很少，年收入最多时也不过5000元。“现在，保护好山林，一年仅领到的生态、草场、旅游等各类反哺超过5万元，要是没有保护好生态，这钱就没有了。”都杰七林说。

“保住绿水青山，就有了金山银山，而且还能让子孙后代都能享受。”望着家周围苍翠的群山，护林员都杰七林对目前的生活很满足。

秉持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云南林草系统在一个战场打赢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两场战役。“5年来，云南林草系统累计投入贫困地区项目资金363.84亿元，占林业总投入的77%。云南落实生态护林员指标15.65万个，实际聘用17.04万名生态护林员，带动17.04万户家庭、70万贫困人口稳定增收。”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文才说。

2016年，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巴坡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王丽荣成为生态护林员，这份年收入9600元。穿行于自己管护的2517亩森林中，王丽荣娴熟地操作智能手机拍摄并上传巡护视频。如今，生态护林员正成为众多村民的新身份，他们实现山上就业、家门口脱贫。

5年来，云南林草系统全面加强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保护，云南省森林覆盖率从2015年的55.7%上升到2019年底的62.4%，夯实了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跨越式发展生态基础。



▲12月18日，一名女孩在昆明海埂大坝喂红嘴鸥。近日，“春城”昆明阳光明媚，气候宜人，市民游客纷纷来到海埂大坝、翠湖公园等地，与前来越冬的红嘴鸥近距离接触，人鸥同乐。红嘴鸥是云南昆明的“荣誉市民”，每年秋冬季都会来到昆明越冬。  
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 一对兄弟一座山，一片痴心一辈子



新华社南昌1月20日电(记者赖星、姚子云)山路十八弯。山外年味渐浓，山中的时间却仿佛凝滞眼前的绿色中。

行至九连山深处，路愈加险峻，梁跃龙和梁跃武兄弟俩一人捡了支断竹当手杖。

九连山位于赣粤边界，是江西最偏远处，因有九十九座山峰相连而得名，保存有大面积的原生性常绿阔叶林，素有“赣江源头”之称，生物资源丰富。

山路陡峻之上，密密麻麻的是落叶。山上那些与人的脚掌同宽的小道，有的是上山时村民走出来的，有的是黄鹿之类的动物用细蹄子踏出来的。

“按我们平时的速度，到黄牛石主峰得4个小时。”梁跃武一边用脚清理着落叶，一边招呼记者沿陡坡向深山处步行。

当地人形象地称他们为“山精”，这是对那些熟悉山林地形、草木鸟兽的人的称呼。一座山，一守就是三十多年，20万亩的九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他们不知走了多少遍。

兄弟俩岗位职责不同，55岁的梁跃龙和51岁的梁跃武分属于科技岗和管护岗。其中，

梁跃武所在的黄牛石保护管理站离龙南县城100多公里，而距广东只有1公里。管理站共有4名职工，节假日期间大家轮休。

今年春节期间，轮到梁跃武值班。在广东上大学的女儿前不久告诉他，过年会到山里陪着他一起值班，这让梁跃武高兴不已。他手里捧着女儿送的保温杯，半开玩笑地说，当初差点儿就给女儿取名叫“深山含笑”。

深山含笑又叫光叶白兰，冬季不凋。“它在石头缝里也能生长，这是最能代表咱们护林人的树。”巡山护林，是梁跃武每天的必修课，他一年要走烂4双解放鞋。

1987年，梁跃武来到保护区工作。33年来，分布在大山深处的5个保护管理站，他基本轮了个遍。

护林人不怕累，最怕寂寞。在过去手机、互联网还没普及的日子，梁跃武每次放假回家，总会带上一沓报纸回站里，但每天只舍得看一张报纸。如果一次性看完，接下来的日子就显得太乏味。

即使是通讯网络发达的现在，依然有不少年轻人来到这之后，因忍受不住山中的寂寥而离开。

梁跃武曾在2014年大病一场，危及性命。但在治疗间隙，他总是回到九连山，同事们担心他的身体，不让他去巡山。但梁跃武闲不住，只要是力所能及的活，他全部

揽下。

“随着国家对生态保护越来越重视，我们的办公条件也变得好了起来。”梁跃武回忆说，当年管理站的办公用房是瓦房结构，职工卧室里一年四季挂着蚊帐，每次外出回到房间，他们第一件事就是拿着手电筒，先照一下床底，再检查下雨鞋，因为这两个地方是蛇虫的“安乐窝”。

由于兄弟俩在不同的保护管理站工作，所以工作间难免有碰面，但只要一见面，交流最多的还是和这片山林有关的见闻。

一草一木都有不同的秉性。梁跃武喜爱深山含笑，梁跃龙则钟情于山中寒兰。

山中寒兰，清新淡雅，凌霜冒寒吐芳。梁跃龙欣赏寒兰高洁的品性，不做人云亦云的浮萍。

梁跃龙从1986年毕业于至今，一直从事林业科技、森林生态保护工作，参与了多项国家级、省级有关林业资源的调查，其中连续12年跟踪参与“江西兰科植物资源的调查与保护”项目。

“我们在九连山新发现的兰科植物从2008年的29种增加到现在的103种。”长年累月的野外调查，梁跃龙的身体越来越差，2017年，有高校专门想请梁跃龙去任教，但他思考再三后依然婉拒。

1956年，梁跃龙兄弟俩的父亲从华南农业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九连山扎根，两代人

在这里守护了60多年。梁跃龙不是没有想过走出大山，只是他知道自己最牵挂的是什么。

“听说我拒绝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媳妇儿气得够呛。”梁跃龙说，有遗憾，但是如果能留下一本对保护区有参考价值的植物名录，这辈子过得值得。

25年前，梁跃龙的前辈们编写了九连山种子植物名录，当时的调查范围是62000亩。如今，自然保护区面积扩大到20万亩，这一名录有许多亟待补充和完善之处，前辈们的事业需要传承下去。

“我们每年都能在九连山找到江西种子植物的新分布，2019年就找到了5种江西省新记录植物，但是目前苦于经费严重不足，导致调查难以进行。”在2020年底，完成《九连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名录》初稿，这是梁跃龙新年最大的愿望。

夜色渐浓，月色下的九连山清幽寂静。梁跃龙兄弟俩握着我们的手，依依不舍。他们说，山里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好久没有跟人说过这么多话了。

“巍巍那个九连，九十九座山峰哟，你是南国绿色的家园……”一首《九连山之歌》，唱出了九连山的美，也见证了九连山人的守望。

远远望去，他们的身影，像是扎根在九连山的大树，伴着四季生长，把美好年华都献给了大山。